

用文学的力量唱响北疆文化品牌

——内蒙古文学馆系列文学展览综述

◎赵富荣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决定》中指出，打造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守望相助、共同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本内容的北疆文化。作为地域性文化品牌，北疆文化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一脉传承。因此，北疆文化也具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5个突出特征。

北疆文化的连续性。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追根溯源，即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考证，中国地区的考古文化划分为6大区系，其中之一是以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在这一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各民族繁衍生息，创作了属于这片土地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创作了属于这片土地的文化。随着时代的更迭，积淀形成了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这些镌刻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在新时代成为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符号，以“北疆文化”这一概括性表述，成为内蒙古最响亮的地域文化符号。

内蒙古文学馆以文学展览的形式传承内蒙古大地上的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出的“为了最初梦想——内蒙古红色文学经典展”，展示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内蒙古文学感于时事，发于觉醒，用文字记录时代的声音，记录红色北疆的光辉足迹。书籍、手稿、实物、信函、音视频、照片等每一帧红色经典的呈现，都是文学所记录的历史、文学所赓续的精神。

展览植根连续性、秉持传承性，展出了《骑兵之歌》《勇敢的骑兵》《铁骑》等作品，回顾内蒙古骑兵在解放战争中建立的赫赫战功。敖德斯尔、安谧、照日格巴图等作家都是骑兵战士，他们纵马驰骋，他们也握笔从容，放下枪，拿起笔，书写金戈铁马的骑兵生活。这些满怀深情的红色文学经典作品成为北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今天接续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北疆文化的创新性。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北疆文化的创新性在于聚长城而居、依黄河而

盛、繁衍繁荣的生生不息精神；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三北精神”。

内蒙古文学馆推出了“向未来——蒙古马精神主题作品展”，把书写蒙古马精神的文学作品集结起来，以50多部文学作品、21篇新闻报道、130多位先进人物和代表企业的图片和视频，展示时代楷模、先进事迹，展示内蒙古人民以驰而不息的蒙古马精神建功新时代的精神面貌，激励北疆文化的创新性，彰显其时代性。

毛乌素曾是荒凉的沙漠，如今放眼望去却是无际的壮美绿色。作家肖亦农通过深入采访与周密调查，以体验与感悟相结合的艺术方式，用长篇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充分展示了毛乌素治沙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风貌，热情讴歌人民改造世界的奋斗与创造。作品出版后，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这是对“三北”治沙群体、对作者、对报告文学，积极参与时代变革实践精神的褒奖。展览还有“小巷总理”武荷香、“护边额吉”尼玛，勇攀医学高峰、勤勉为民的百名医学博士，他们代表了2400万内蒙古人民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生动实践。

北疆文化的统一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北疆文化的统一性在于长期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模范气质；各族群众携手相牵守护祖国北疆的“守望相助”责任担当。草原铁骑威名扬，齐心协力建包钢，最好牧场为航天是现当代历史上的民族团结佳话，而昭君出塞、土尔扈特东归、布里亚特万里归来等见证了世代守卫祖国边疆的责任担当。

内蒙古文学馆推出“携手同心——内蒙古民族团结主题作品展”坚守统一性，突出认同性。展览从7个方面，生动诠释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经

济建设方面有齐心协力建包钢的故事，政治建设方面有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故事，文化建设方面有石榴籽绘本丛书，社会建设有乌兰牧骑为人民的故事，生态文明建设有各民族共同守护家园、保护生态的故事，党的建设有“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故事。展览也从细节着手，一杯奶茶，一曲漫瀚调，一句句诗歌中，滴水藏海，感受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的情感。

北疆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北疆文化拥有红色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以及西辽河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等，以开放兼容的格局让各种文化共存互促、交融发展。

内蒙古不仅仅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也源远流长。在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并指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西辽河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道，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西辽河文明包括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遗址大部分位于内蒙古的通辽、赤峰地区。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已经有了以种植粟黍为特色的旱作农业，此后的赵宝沟、红山、小河沿也相继发现先民叩石垦壤、刀耕火种的生活轨迹。

内蒙古文学馆推出了“书写新时代——内蒙古文学十年成就展”赓续包容性、展现多样性，展示十八大以来内蒙古文学事业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展示内蒙古人民生产、生活、奋斗的历程。在长篇小说板块，近百部小说充分挖掘和生动展现内蒙古大地上的厚重历史文化和丰富人文资源，有红色文化的表达《阿斯根将军》、草原文化的表达《信仰树》、农耕文化的表达《大风》、黄河文化的表达《河套母亲》、长城文化的表达《长城谣》等数百部小说展示了北疆文化的时代价值。这些小说中对于西辽河文明的书写基本上没有涉及，有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科学的考证，就需要作家用文字还原历史的骨骼和血脉，用文字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表达出来。

北疆文化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自重。内蒙古自古以来，这片土地的人们崇尚自然、热爱自然，以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观念对待自然生灵和自己生存的土地。因此，北疆文化的和平性特点更多体现在内蒙古生态文化建设上。与生态文化理念相匹配，内蒙古生态文学的创作从救勒川、阴山下开始，到今天文字的一颗树，让绿色和未来澄澈地生长的理念不变，文脉赓续。

内蒙古文学馆推出的“文字中的亮丽北疆——内蒙古生态文学主题作品展”以壮美雄阔的内蒙古自然风光为背景，分为草原、森林、水系、沙漠、新能源5个部分，以38段精彩的文字节选和近百本书籍，结合实物造景和VR、投影等数字展览手段，以文学的“绿意盎然”勾勒生态文明的“诗意画卷”，展示内蒙古作家在记录“美丽中国”的进程中，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审美表达。

展览展示生态文学的传承，也展示今天生态文明的最新成果。在森林部分，关注曾经的狩猎生活，关注猎人放下枪，扛起守护森林的责任，也关注今天进行森林调研，细数每一株植物，以科学的、精细的方式守护着大兴安岭深处的万木葱茏。在沙漠部分，有对沙漠壮美和神奇的书写，也有沙漠绿洲、绿富同兴的故事。今天的库布齐，不仅向世界提供了库布其治沙经验的“中国智慧”，也建立了自己的种子资源库，培育出了形状各异、色彩斑斓，独属于库布齐的郁金香。这些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最新成果，在作家的笔下以一个个细节，能够唤起常情共感的表达走进观展者的心中。

内蒙古文学馆立足文学展览，拓展文学活动形式，创新文学惠民途径，已成为文学交流新阵地、文学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自治区文化宣传的重要窗口。特别是立足弘扬北疆文化，赓续中华文脉，推出了内蒙古生态文学展、内蒙古民族团结主题作品展、弘扬蒙古马精神文学作品展等主题展览，以400多位内蒙古作家创作的十部作品，以丰厚的内容、鲜活的形式表达着北疆文化的丰富内涵，用文学的力量唱响“北疆文化”品牌。

故乡是诗人永恒的精神家园，出生在河套腹地的赵春秀，吮吮着乡土文化的精髓，凭借大量乡土诗歌构筑起自身的诗歌版图，通过抒写家乡的山水人文等意象，抒发着内心苍茫的触感与灵魂的体悟。

赵春秀新诗集《被群山包围》，展现辽阔图景、深邃真挚情感，饱含人生洞见和个性化诗感，抒发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如《大青山》中“那条无人关注的小溪/也是我爱的部分/如果它愿意/我还想在纸上/——写出十里春风”；《莫尼山》中“及草退下记忆，莫尼山/难以回还的光明，平淡又真实与今天一样”，朴素诗句深藏对故土的挚爱褒赞。

“彻彻底底，做一个爱慕自己的人/这样才配得上我年事已高/我是在自己悲悯长大的自己，必然经得住/翘翘。//秋天的雨只说了一个开始，而我却/把自己引领到荒漠，没有冬青花的荒凉/我把日月唤做我的母亲和兄妹，我的爱人/是满天星辰/无数首，没有结尾的诗不甘陨落/荒漠，石头里吐火的人/谁都有勇气忍受，人间的疼。”《人间的疼》此诗以“视视角”的方式，审视反思人生经历，深度剖析自我，独与自然宇宙同呼吸，接受人间一切考验和磨难，保存生命本真与灵魂纯粹，如镜子般映照人生哲理，给出“做一个爱慕自己的人”的答案。

“乌兰草/迎着风，用枯立表明对寒冷的蔑视/你看，河水不等人/我也不必，坐在岸边等河水”（《河水谣》）。整首借借隐喻等手法，将乌兰草、河水和个体选择紧密相连，揭示世事无常，生命中诸多稍纵即逝，贴近事物原貌又深入本质。

这些诗作源于作者的生活本色，赵春秀在农村长大，带有浓郁乡村文化烙印，所有言说都与过往经历和年少环境相关，即便写城市也透着泥土气息，乡土文化为其诗歌提供丰富养分和独特题材，使其能够自如地反刍乡村文化味道，找到情感切入点。

诗集《被群山包围》分四辑，共135首。在“北风吹”中，38首诗作饱含人生哲思与乡愁怀想，为我们开启深邃静谧的天地；“铅笔信”里，29首诗多以心灵感悟为主，在抒写内心的同时，关注人类命运，用细腻笔触挖掘人性复杂，揭示人生意义；“远方”中，38首诗以游历足迹为主，诗人用敏锐观察力描绘山川，陌生风景于笔下引动为鲜活的触感，由此嗅到岁月沉淀的气息；“下雨了妈妈”中，30首诗以故乡和亲情为核心，用诗笔触编织温暖画面，展现岁月温柔，让人在喧嚣世界中回味对故乡的眷恋、对亲情的感恩。

《在安宁中度过》中，“几乎每天黄昏，喂完兔子/她都要透过楼道的窗玻璃/向外望一会儿/天边的云/变换成自己的祖父和祖母/外祖父和外祖母，在另一处/是深蓝色的两朵。她想多站一会儿/直到看见自己的父亲/才扭身，回到屋子里/盯着母亲掉落在地的白发，发呆/——然后抹掉脑海中凌乱的幻影。”

此诗选取“喂完兔子望云”这一平常场景，别具韵味。天边的云幻化成亲人形象，承载对已逝亲人的深深眷恋。“她想多站一会儿”，饱含不舍留恋。直至看见父亲，寻得慰藉依靠。然而回到屋内，盯着母亲掉落的白发发呆，象征岁月无情与生活沧桑。“然后，抹掉脑海中凌乱的幻影”，是对现实无奈的接受和继续前行的决心。整首诗将平凡瞬间转化为触动心灵的情感体验，让读者感受人生悲欣、岁月流逝和亲情珍贵，如一幅宁静深邃的画卷，引领读者品味复杂缠绵的人生滋味。

《词语颂》中写道，“我把自己从一些词语中解救出来/它们与生命息息相关且又干净/比如：深陷已久/日后我会用去/另一些词语/另一滴雨，另一条小溪/那地方，见不到知更鸟，沙燕/成日啄唱旧城墙/我爱的，是天地已爱过的//没有姓氏的草/纸鹤一样的毡房……”，诗人摆脱过往创作与生活的羁绊，完成自我救赎，抵达自由之境。此境界摆脱尘世纷扰，爱万物，爱自由，爱无名的一切，爱心中蓝色的飞翔。诗句简洁素朴，却蕴含对自然与生命本真的追寻。

俄国文艺理论家维克多·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指出，陌生化实质在于更新对人生等的陈旧感受，摆脱惯常束缚，采用独特方式，感受对象的非凡独特。诗歌语言要陌生化，就要颠覆习惯性思维，瓦解固有反应，构建新的“现实”。陌生化是诗歌创作的良方、钥匙与高峰，追求陌生化是创新尝试，众多诗人借此创作出实验性诗歌。

赵春秀诗歌的陌生化表达贯穿创作全程。首先体现在意象的独特选取与构建上，她避开常见且过度使用的意象，挖掘内涵丰富的元素。如《晚景》中“在江水流过的地方，黑夜找到了仁慈”，打破常规逻辑，激发思考想象。她还常打破常规的语法和词汇组合，创造新奇表达方式，如《晚景》中“而后涌动此生。无边的梵音。/巨大的安静。/我认为，那是自己越过惊涛”，简洁而断裂，迫使读者停顿思考。再者，其叙事视角新颖独特，不拘泥于单一人称和常规叙事顺序，常从微观独特角度切入，展现宏观深刻主题，或运用倒叙等手法，打乱时间线性流程。

《在旷野看一棵车前草》中可领略其高超手法：旷野一视同仁，车前草面临干涸，“老天一样会解除盟约”表述陌生新奇，“很多不可能，兀立、坍塌”打破惯常逻辑，“车前草带走五月的露水”仿佛带走珍贵记忆，“天空没有太阳却十分耀眼”冲击视觉与思维。整首诗围绕车前草，运用陌生化手法，展现生活的复杂和天地的奥秘，让读者领悟人生真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车前草带走五月的露水」

——诗集《被群山包围》赏析
◎ 漠耕

审视人类命运，温暖诗意生活

——巴·毕力格漫画的审美取向

◎ 洋浴海



（本文图片为巴·毕力格漫画作品）

巴·毕力格是世界漫画联盟中国联盟会员，曾在各种报刊发表漫画作品千余幅，其作品大多关注全球环保问题，绘画生动简洁，构思巧妙，着色不多，即入人心。

趣味：巴·毕力格漫画的审美特质

巴·毕力格漫画的审美特点在于它的趣味性。无论暗喻和暗示的韵味和诗意，都是趣味的表达和体现。在漫画集《巴·毕力格漫画作品集》上，开篇之作是《浪漫今宵》，这幅作品获第八届“子恺杯”中国漫画大展“金猴奖”。著名漫画家夏大川说：“毕力格的漫画里能听到马类嘶鸣的悠扬。宁静的夜，明亮的月，高高的月亮上挂着我们的浪漫……画家用漫画的手法却为读者营造了一个诗意的境界，先给你画面的美，再让你想，然后就是触及灵魂的感动。”（见漫画集《巴·毕力格漫画作品集》）就中国艺术而言，最为上品的作品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是唐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着重从韵味谈诗，笔者认为好的文学和艺术都是相同的，作品的品味和韵味具有一致性。

众所周知，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人与自然之间是和谐统一的互动关系。生态文艺就是深入研究与自然关系的新的生态价值观和发展观。也就是以生态和谐发展的观念去审视自然和社会，不以人类为尊，不以万物为卑，应该努力创造一种生态美的新境界。从生态文艺的角度可以看出，描写自然、拯救自然，保护地球绿色家园就是符合社会主义的生态文艺价值观。而巴·毕力格漫画中，大部分作品就是出于这一目的而以一种趣味美的形式出现的，把“物我两亲”“天人和谐”之道作为他的画作的表现形式和主题。例如《洗》《地球母亲》《爱的传递》《落叶》等等都是这样的作品。巴·毕力格漫画中营造的是一种韵味、趣味。这种趣味强调的现代公共性，暗含了温和的批评和鞭挞而又包容了环保、生态的思想暗示。这种暗喻和暗示恰恰是漫画的生命力所在，这就是漫画的公共性功效，漫画从诞生之初便具有了深入现实问题深处、表达鲜明态度的力量和功能。

幽默：巴·毕力格漫画的外在表达

漫画是绘画艺术的一个种类，常选用夸大、比方、标志等办法，批判或讴歌某些人和事，具有较强的社会性，是含有幽默或诙谐的一种浪漫主义的绘画。它具有挖苦与诙谐的幽默特色以及引导、教育和审美等社会功用。巴·毕力格漫画充分利用这一功能，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运用夸张和扭曲的方法，从再现实出发表达画者的爱憎好恶。如《旅游季节的困惑》《现实与梦想》《呐喊》《路漫漫》对于现代生活对草原牧区的冲击，以及《能量》《书写》



《白云和羊群》《商品时代》对牧区新生活的思考，都是在一种幽默诙谐的氛围里表达的。

巴·毕力格在草原牧区生活中汲取营养，经过理性思考和形象创造，达到了人与自然的沟通、对话，成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轻喜剧”。巴·毕力格在与草原之间

的对话中，既有现实的描摹、再现，也有不同质、不同类的事物的“嫁接”，运用很巧妙，能够借物喻人，梦想与实际共存，从而使画面发生诙谐效果，起到幽默的艺术作用。

漫画能够把各种绘画的方式、技法拿来为己所用。在巴·毕力格漫画中可以看出他的绘画，或油画或水粉画或国画不一而足，绘画材料上也没有内行的挑选，在造型手法上也没有什么约束。漫画中的人物和造型大都夸大变形，可繁可简，布置也视内容需求，可有可无。一幅画面表达不了，他还能画成两幅或多幅的，有的画成连环画的形式。形式上的自由服从于内容的需要。茫茫草原就是他的素材，也是他成为漫画家的启蒙之地。他的漫画汇聚着各种思想的碰撞，散发着草原气息，又奔涌着人间的大爱，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同的主题共同表达。巴·毕力格漫画中，幽默只是它的外在形式，它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和主题才是真正内涵。

讽刺：巴·毕力格漫画的个性化诤

漫画既是讽刺与幽默的艺术，也是逆向思维的艺术。漫画最大的艺术特点是它以丑的形态开始，却以获得美的愉悦结束。比如巴·毕力格的作品《生命之水》《挣扎》的讽刺意味，在于读者通过画面的构成引起的联想而形成。而《无题》（2015年11月入选第13届“钓鱼”国际漫画展）《遭遇》《落叶》则是直接通过画面面对城市污染的谴责和讽刺。

众所周知，美与丑是相对立的，但是他们又可以互为转化。生活中的丑和艺术中的丑是不同的概念。巴·毕力格的作品《远古与未来》是对地球环境的思考，这里就没有美丑的区别，远古的“落后”和未来的“文明”哪一个更值得担忧呢？“落后”已经过去，“文明”即将到来，令人担忧的是哪一个呢？所以，人们对这种丑的形态加以分析和判断，通过对丑的否定而达到对美的肯定，因此，产生漫画艺术的审美情趣。

巴·毕力格的漫画虽然没有尖刻的讽刺，但是这些作品在温和的氛围里袒露出尖刺，在美丽的画面中揭露着丑恶。

